

卷十一

孟子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
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
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
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
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
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
之。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
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
惠王滕文公題篇。
孫丑等為一例也。

書名 孟子十四卷 慶長中用古活字印本景刊
撰者 漢 趙岐 注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漢
索書號 貴重- 28
編號 A39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2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十四卷 慶長中用古活字印本景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性中只言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字來。余嘗疑之。二是統名。孝字只是子目。兄弟包在其中。而言孝字。則未盡。推仁至論性。則仁義禮智皆統在性中。只是箇無負來。有仁義禮智。乃名況。有孝弟字。人以其有此理言之。則不獨仁義禮智善皆不遺。況遺者弟乎。程子以四德為性。而以孝弟為行。故曰。曷嘗有以仁為性。表德則孝弟。六表德。但為之。統名與子目之別。身都立如此。未論治由之論性。孟子篇中統名與子目。

性生不妄既於公孫丑篇辨之
 格物窮理非全然不當但隨見解成異同耳順把柄之性乃格物則孟子見解因是
 柔順之性故格乃隈曲之看他本字可以為格格必把柄而以為格格則格物即把
 別之格格猶人之粹者性故為美善之行他物亦可以為仁義必人性而以
 非人性外別之仁義也如告子見解則不然把柄固無格格之性必矯揉之成賊之
 格猶人無仁義之性必隈格之物捏之然後為仁義也是其見解之冰炭必異故孟
 子小曰解以子然兩句為辨失喻也
 格告子之張義介故前單舉義後又該舉仁義則似連仁為外渠雖說仁而
 格為仁則非真知仁體者故其說今本內外實無一定耳非必駢牆為說
 乃仁義為字其作為之為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告子以爲人性爲才。

柳之木爲梧。梧也。杞柳。柎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曰。北山有杞。梧。梧。素也。孟子

又云不曰猶
水而必曰猶
流水者以證
性為一個活物
也與生之謂
性之同把物
流水性性食
色說雖必不
同而立則不
異
各其性謂可
使為不善之
性搏擊之
水之性不善
性之性並皆
服其本體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

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以爲玉性堅、雖

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曰然。告子曰然誠然。以爲同也。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

隱道愚辭
張是心即色
氣程子謂論
性不論氣不
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
公是為學者
居隱道只言
若此說若見
乃自性的自
時氣即性
序是氣原
無性常可
知也
又知新日錄
載徐叢泉
鄭新甫說
源參家

又云生之謂性
皆借同類
義與之類同
但求其然不當
性故不可耳
若其明道
指生理之為
性則如何
王陽的曰生
之謂性生字
即是象字
猶言象即
是性也象即
是性人生而
靜以正其容
貌此性即
性不論象不
不論性不心
不為象者
若其然若見
性自性的白
時象即性
亦是象象
無性象可
知也
又新新日錄
載徐震象
鄭新甫說
原參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顴。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

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

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

侶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顴。顴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顴。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

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取。猶是水也。言其本

性非不善也。○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

隨曲拂者○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為小人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

之同白。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

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曰。然。告子曰。然。誠然。子以三白之性同。報曰。然。以為同也。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

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

又云食色二
性也

又云朱注皆
用力於仁告

子恐無此意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又云朱注皆

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
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人在其中○告

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曰彼長而我

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

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老猶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

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

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

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

者為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曰吾弟則

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

孟子卷上

又云有外字
非而通竟不
如作在外之
安忍字記

喜老者在外。曰。耆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耆吾

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矣亦有外歟。

孟子曰。耆矣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

敬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矣同。美

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矣之意。豈在外耶。

言楚秦喻遠也。○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

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孟子子問公都子

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鄉人長於伯兄

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曰敬兄。公都子曰。酌則

誰先。季子曰。酌酒。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

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公都子不能答

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又云伯兄我之
所以比擬
又云故父之之
系我之天
地擬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

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

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

敬。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

飲食亦在外也。

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

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

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

○公都子曰告子

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

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

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又云庸敬重於
須之敬重於
疑在敬轉移
於外不能自主
故孟子揭庸
斯須以明敬
不必轉後本
注周時制宜
固是義而此
之合當在內
須待後解
以敬
又云季子疑未
能釋也
難又倒過時
制宜為外公都
子既能領此
子之之理
乃按記各物
微述此不同
不可
又云前舉告
子曰後兩舉
或曰則或曰
別入此告子
注此理
又云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
善蓋謂善惡
皆在性故得
因習以發之
與流水之流
稍異
王陽明性無
定體論性
然多自本
體上說者
月教用之
者有自欲
上說者有自
流弊外說

又云弗思猶
言不自知

又云故物
二句孟子蓋
原行不言不
害為釋約
上故家象約
及孔子下故
家象民之象
義
又云民即是
物夷即是
則如是語
則進一原就
感應上說
又云孟子說
性理氣合一
玉程家始立
理家兩判
又云分賴言
其多恒心可
依賴者多如
相恤相救諸
執信賴是
也多暴則反
如放僻邪
侈之類是也
本註賴藉解
似不捷
云云陷溺其
害陷溺其
多賴之類
也溺即暴也
又云日至謂
至周禮日至

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
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
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
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
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
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如被疾不成之人
所謂童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
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
民之秉彝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

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章指言天之生人
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
愚殊殊尋其本○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

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

弟凡人之子弟言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
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今夫莠麥

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

又云齊子休
振而為人子

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麤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麤。言

人性之同如此。麤麥其不同者。人事用澤有不足。如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

故凡

同類者。舉相侶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

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侶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蕢也。

屨之相侶。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

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侶。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

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

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

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侶也。

人口之所耆者

相侶。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侶也。

耳亦從口也。天下皆以師

曠為知聲。惟目亦然。至於乎都。天下莫不知之。微妙也。

又云惟耳惟
目而惟聲
微惟字為

久玄聽審問
也謂之

又云理義之

謂民之衆寡

好是醴酒者
里翁固在我

心而在知

義字我心契
合故悅之

以其物我體

外門無門也

之悅我日

口之有味
以結之

晝夜所息平

旦之樂合曼

是年九月

日視之所息
又公平日後的

氣即良知

別墅記

子立
合

其姣也。不知乎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

鄱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鄱乃見狂且

儻無巨者乃不知子蓄如耳言目之同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

司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司美焉。至於心。獨無

一、聖子之方以行矣。

所同然乎。言人之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

里也。義也。聖人先_知得戊心之所司然手。女里

其七 兼七聖人笑我人之所同 忽耳古我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

尋道之思

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
心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性曰芻穀養曰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

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麥不齊、雨

露使然也。孟子言。○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

又。三。部。冬。二。國。は。下。を。下。に。置。く。

矣以其交於大國也齊介伐之可以爲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翟翟也。以爲未嘗有牙焉。北豈山之生

三、清江先生生不才無此虛山之壯

全不足猶言不能

又云夜氣不
存，則良知
之明亦昏，而
不能致知。此
良人則主離
念山故曰未
嘗有物，無
心故曰心之
常空。又云
性故曰人之
情，又云操
則存，閒著則
盡。古語惟心
之謂，然則凡
子釋此語之
為心之謂耳。

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
斧竹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爲美乎。其日
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幾
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
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
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與人皆有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

王明曰：此其鄉也。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章指言東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孟子曰：無或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章指言東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

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

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

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種易生之草木，才五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不得也。弈，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

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

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

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矢而射，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孟子卷上 十一

又云而由是
家虛指可
生可辟之一
路此指象
非良心

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

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

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

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章指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一人惡之、雖

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熊蹯

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

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

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有甚

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

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虛指可生可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生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

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辟是故所欲

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不

有不為不為、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

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

心、賢者能勿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

之。乞人不屑也。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

啐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

不肯受也、蹴、踢也、以足踐踢與之、乞人不潔

之、亦由其小、故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

量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不能獨食

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

言人急寧
死之良

解世言利欲
能失其良心也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

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

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

也。○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

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九人皆然。君子則否。○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

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

由路不求心者。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

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或也學問所

以求之矣。○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

追逐雞狗務其末。○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

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

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

又云此之謂
失其本心本
文明白那頂
注脚注限定
羞惡說似拘

又云為大故
自放也則我
放之故不白心
放而曰放心

又云無他
樂不意求放
心即求仁也
仁之義制處
即義故求放
亦更別無
求求故即

也。求故即
義之義同
理也。多一層
之義

又云無名指
四指謂之無名
蓋以其神助
象指無專名

也。象引以
其不切指用疑
於無其實然
然不然

又云惡字小大
相形說蓋指出
羞惡本心以
警醒人一章
眼目在此

秦楚爲指之
不若入故也

心不若人可惡
之大者也而反

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

○孟子曰拱把之

桐梓。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拱合兩手
一把以一手

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

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
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遠務不

者未達也

則兼所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所以

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體有貴賤賤小之腹也有小大無以小害

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

又云擇已取之
言無容己善
在自家考得
還以資自家
養者即考
者不假外求
也
又云是心誠心
大責大靈賤
心或不誠保
也
董按大學
至善中庸
昭善考而
取之皆由己
故語云為仁
由己故王父成
曰止善之則
在中
與此王他小

又云：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檇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也。梧、桐、櫨、梓，皆木名。檇、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也。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籍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

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

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

今有場師舍

其梧櫨養其檇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

治穀圃園也梧桐櫨梓皆木名檇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也

也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籍亂

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

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

為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

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為懷其

道者也○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

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

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

又云此天三句
言耳目心皆
天之所與外
物或未有也
今先立乎心之
大者則耳目
心者自後
外物亦得也
存心者當先
及於耳目心
耳耳目存心
者謂

又云此天三句
言耳目心皆
天之所與外
物或未有也
今先立乎心之
大者則耳目
心者自後
外物亦得也
存心者當先
及於耳目心
耳耳目存心
者謂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

獨有從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聲色耳目之

則引之而已矣則心後往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

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

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

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

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

之邪不乖越故○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仁義忠信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

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終亦必亡而已矣棄善忘德

終必亡也。○章指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感以

招亡小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

有貴於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

趙孟晉卿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

已身不思之耳。在已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

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

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

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

矣。膏梁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衣膏梁文繡已之所

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孟子曰仁之勝不

是以君子貪而樂也。○孟子曰仁之勝不

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

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勝水

又云仁勝不
仁陳新書
戰國諸侯
一說以理
或釋以理
以人並非
之

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云、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章指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燬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仁矣、○孟子曰、五穀者、

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萑稗之草、其實可食

為仁不成、猶是也、○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

必志於彀、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

也、張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

攻木之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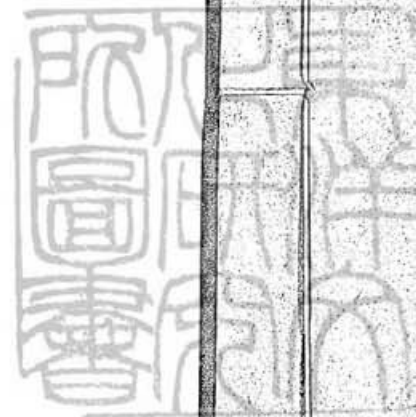
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

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又云、兩學若、並謂學乃若、陳新、每謂一學射者、一學匠者、非也、志彀、規矩、直假引喻中、字耳、猶前章、仁在乎熟、之假引喻言、

孟子卷第十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